

冯梦龙
编著

喻世明言

轻松阅读无障碍本

导读 注音 解字 释词



岳麓书社

冯梦龙
编著

轻松阅读无障碍本

喻世明言

导读 注音 解字



岳麓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喻世明言:轻松阅读无障碍本/[明]冯梦龙编著.

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0

ISBN 978-7-80761-381-7

I. 喻... II. 冯... III. 话本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
IV. 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4931 号

喻世明言(轻松阅读无障碍本)

编 著:冯梦龙

注 释:金 晶

责任编辑:杨云辉 彭卫才 蒋 浩 鄢 蕾

封面设计:刘 峰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印张:14

字数:404 千字

印数:1—8,000

ISBN 978-7-80761-381-7/I·903

定价:18.00 元

承印:湖南天闻新华印务(邵阳)有限公司印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出版说明

冯梦龙的“三言”(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)、凌濛初的“二拍”(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《二刻拍案惊奇》)对中国的白话小说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,两位编撰者是明末首屈一指的通俗文学家,以收集整理白话小说而著称于世。

“三言”“二拍”是宋元时期的白话小说,小说中描绘的形形色色的人物,有儒生与官吏、皇帝与大臣、游商与匠人、私娼与名妓、媒婆与算命先生、僧尼与道士、富贾与仆役、小偷与大盗,甚至神仙与鬼魂等,人物形象栩栩如生、呼之欲出,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宋元时期的社会提供了丰富生动、切实可信的形象资料。

“宋元白话小说”不是粗糙的民间口头文学的简陋记录,而是根据宋元时期民间说话人底本加工而成,是再创作的书面文学。保留了当时的语言习惯、俚语俗语等等。这些语言习惯、俚语俗语等,经过时日长久的流传,都与当今社会的语言习惯有了一定的距离,有些甚至已经无法理解。

基于此,我们在原有底本的基础上,在每一卷卷首配以“导读”,帮助广大读者对整卷故事的理解,并对文中出现的较难以理解的字词、句子、典故等随文进行注音、释义、解读,让广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一些理解、阅读上的障碍,轻松地学习中国古代经典文化,这也是“轻松阅读无障碍本”丛书的出版宗旨。

叙

史统散而小说兴。始乎周季，盛于唐，而浸淫于宋。韩非（战国末期韩国人，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政论家和散文家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）、列御寇（又称列子，战国早期，著名的思想家，寓言家和文学家。道家著名代表）诸人，小说之祖也。《吴越春秋》等书，虽出炎汉，然秦火之后，著述犹希。迨开元以降，而文人之笔横矣。若通俗演义，不知何昉？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，如今说书之流。其文必通俗，其作用莫可考。泥马倦勤，以太上享天下之养，仁寿清暇，喜阅话本，命内珰（即太监）日进一帙，当意，则以金钱厚酬。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（lǘ里，乡里，民间）新闻，倩人敷演（述说并加以发挥）进御，以怡天颜。然一览辄置，卒多浮沉内庭，其传布民间者，什不一二耳。然如《玩江楼》、《双鱼坠记》等类，又皆鄙俚浅薄，齿牙弗馨焉。暨施（施耐庵）、罗（罗贯中）两公，鼓吹胡元，而《三国志》、《水浒》、《平妖》诸传，遂成巨观。要以韞玉违时，销熔岁月，非龙见之日所暇也。

皇明治既郁，靡流不波，即演义一斑，往往有远过宋人者。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，谬矣。食桃者不费杏，絺（chī，细葛布）縠（hú，绉纱一类丝织品）毳（cuì，鸟兽的羽毛）锦，惟时所适。以唐说律宋，将有以汉说律唐，以春秋战国说律汉，不至于尽扫羲圣（伏羲，中华民族人文始祖，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）之一画不止。可若何？大抵唐人选言，入于文心；宋人通俗，谐于里耳（俚俗人之耳）。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，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，而资于通俗者多。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，可喜可愕，可悲可涕，可歌可舞；再欲捉刀，再欲下拜，再欲决脰，再欲捐金。怯者勇，淫者贞，薄者敦，顽钝者汗下。虽小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

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。噫！不通俗而能之乎？茂苑野史氏，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，因贾(gǔ, 商人)人之请，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，凡四十种，畀(bì, 给予, 委任)为一刻。余顾而乐之，因索笔而弁(biàn, 放在前面)其首。

目 录

- 001 第 一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
- 026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
- 042 第 三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
- 053 第 四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
- 064 第 五 卷 穷马周遭际卖媪(duī)媪(ǎo)
- 070 第 六 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
- 076 第 七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
- 082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
- 091 第 九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
- 099 第 十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
- 113 第 十 一 卷 赵伯昇茶肆遇仁宗
- 120 第 十 二 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
- 128 第 十 三 卷 张道陵七试赵昇
- 139 第 十 四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
- 146 第 十 五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
- 162 第 十 六 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
- 167 第 十 七 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
- 174 第 十 八 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
- 184 第 十 九 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
- 195 第 二 十 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
- 203 第 二 十 一 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

- 223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
- 242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
- 249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
- 261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
- 266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- 275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
- 283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
- 291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
- 301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
- 312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
- 323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
- 332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
- 342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
- 348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
- 357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
- 375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
- 390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
- 402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
- 420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



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



【导读】

此卷讲述的是一则以“珍珠衫”为线索的传奇故事：费尽心机淫人之妻者，最终客死他乡，妻子也转归他人；不守妇道而出轨者，最终却由正妻变作了偏房。“珍珠衫”则作为推动情节演进的线索，辗转多人之手，最终又物归原主，作者借此曲折离奇的情爱故事警示世人，为人向善，不逾规矩，方可善始善终。

“仕至千钟非贵，年过七十常稀，浮名身后有谁知？万事空花游戏。○休逞少年狂荡，莫贪花酒便宜。脱离烦恼是和非，随分安闲得意。”

这首词名为《西江月》，是劝人安分守己，随缘作乐，莫为酒、色、财、气四字，损却精神，亏了行止。求快活时非快活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

说起那四字中，总到不得那“色”字利害。眼是情媒，心为欲种，起手时，牵肠挂肚；过后去，丧魄销魂。假如墙花路柳，偶然适兴，无损于事。若是生心设计，败俗伤风，只图自己一时欢乐，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，假如你有娇妻爱妾，别人调戏上了，你心下如何？古人有四句道得好：“人心或可昧，天道不差移。我不淫人妇，人不淫我妻。”看官，则今日我说《珍珠衫》这套词话，可见果报不爽，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。

话中单表一人，姓蒋名德，小字兴哥，乃湖广襄阳府（今湖北襄樊）枣阳县人氏。父亲叫做蒋世泽，从小走熟广东，做客买卖。因为丧了妻房罗氏，止遗下这兴哥，年方九岁，别无男女。这蒋世泽割舍不下，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（指谋生的生意），千思百计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带



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，就教他学些乖巧。这孩子虽则年小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行步端庄，言辞敏捷。聪明赛过读书家，伶俐不输长大汉。人人唤做粉孩儿，个个羡他无价宝。蒋世泽怕人妒忌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，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。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，蒋家只走得一代，罗家到走过三代了。那边客店牙行（古代和近代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、评定商品质量、价格的居间行商）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，如自己亲眷一般。这蒋世泽做客，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。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，家道消乏，好几年不曾走动。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，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，好生牵挂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，问知是罗家小官人，且是生得十分清秀，应对聪明，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，如今又是第四辈了，那一个不欢喜。

闲话休题。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，走了几遍，学得伶俐乖巧，生意行中，百般都会，父亲也喜不自胜。何期到一十七岁上，父亲一病身亡，且喜刚在家中，还不做客途之鬼。兴哥哭了一场，免不得揩干泪眼，整理大事。殡殓之外，做些功德超度，自不必说。七七四十九日内，内外宗亲，都来吊孝。

本县有个王公，正是兴哥的新岳丈，也来上门祭奠，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。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，这般大事，亏他独力支持，因话随话间，就有人撺掇（怂恿）道：“王老亲翁，如今令爱也长成了，何不乘凶完配（完婚），教他夫妇作伴，也好过日。”王公未肯应承，当日相别去了。众亲戚等安葬事毕，又去撺掇兴哥，兴哥初时也不肯，却被撺掇了几番，自想孤身无伴，只得应允。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，王公只是推辞，说道：“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（女子梳妆用的镜匣。借指嫁妆。奁，lián，匣，盒，），一时如何来得？况且孝未期年，于礼有碍，便要成亲，且待小祥之后再议。”媒人回话，兴哥见他说得正理，也不相强。

光阴如箭，不觉周年已到。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，换去粗麻衣服，再央媒人王家去说，方才依允。不隔几日，六礼（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，即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）完备，娶了新妇进门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“孝幕翻成红幕，色衣换去麻衣。画楼结彩烛光辉，合卺（旧时夫妻结婚的一种仪式。卺，jǐn，旧时婚礼用作酒器的瓢）花筵齐备。〇那



美妆奁富盛，难求丽色娇妻。今宵云雨足欢娱，来日人称恭喜。”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，小名唤做三大儿；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又唤做三巧儿。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，都是出色标致的。枣阳县中，人人称羨，造出四句口号，道是：天下妇人多，王家美色寡。有人娶着他，胜似为驸马。常言道：“做买卖不着，只一时；讨老婆不着，是一世。”若干官宦大户人家，单拣门户相当，或是贪他嫁资丰厚，不分皂白，定了亲事。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，十亲九眷面前，出来相见，做公婆的好没意思。又且丈夫心下不喜，未免私房走野。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，若是一般见识的，便要反目；若使顾惜体面，让他一两遍，他就做大做强起来。有此数般不妙，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，从小便送过财礼，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。今日娶过门来，果然娇姿艳质，说起来，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。正是：吴宫西子（西施）不如，楚国南威（亦称“南之威”，春秋时期晋国美女）难赛。若比水月观音，一样烧香礼拜。

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，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（即妻子），分明是一对玉人，良工琢就，男欢女爱，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。三朝之后，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，只推制中，不与外事，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，朝暮取乐，真个行坐不离，梦魂作伴。自古苦日难熬，欢时易过，暑往寒来，早已孝服完满，起灵除孝，不在话下。

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，如今担阁三年有馀了，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，不曾取得。夜间与浑家商议，欲要去走一遭。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，后来说到许多路程，恩爱夫妻，何忍分离？不觉两泪交流。兴哥也自割舍不得，两下凄惨一场，又丢开了。如此已非一次。光阴荏苒（rěnrǎn，推移，渐进），不觉又捱过了二年。那时兴哥决意要行，瞒过了浑家，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。拣了个上吉的日期，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，道：“常言‘坐吃山空’，我夫妻两口，也要成家立业，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？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，不上路更待何时？”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，只得问道：“丈夫此去几时可回？”兴哥道：“我此番出外，甚不得已，好歹一年便回，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。”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：“明年此树发芽，便盼着官人回也。”说罢，泪下如雨。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，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。两下里怨离惜



别，分外恩情，一言难尽。到第五日，夫妇两个啼啼哭哭，说了一夜的说话，索性不睡了。五更时分，兴哥便起身收拾，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，都交付与浑家收管。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、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、铺陈之类，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，都装叠得停当。原有两房家人，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，留一个老成的在家，听浑家使唤，买办日用。两个婆娘，专管厨下。又有两个丫头，一个叫晴云，一个叫媛(xuān)雪，专在楼中伏侍，不许远离。分付停当了，对浑家说道：“娘子耐心度日。地方轻薄子弟不少，你又生得美貌，莫在门前窥瞰，招风揽火。”浑家道：“官人放心，早去早回。”两下掩泪而别。正是：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兴哥上路，心中只想着浑家，整日的不瞅不睬。不一日，到了广东地方，下了客店。这伙旧时相识，都来会面，兴哥送了些人事(此处指礼品，谢礼之类)。排家(挨家挨户)的治酒接风，一连半月二十日，不得空闲。兴哥在家时，原是淘虚了的身子，一路受些劳碌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，得了个疟疾，一夏不好，秋间转成水痢。每日请医切脉，服药调治，直延到秋尽，方得安痊，把买卖都担搁了，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。正是：只为蝇头微利，抛却鸳被良缘。兴哥虽然想家，到得日久，索性把念头放慢了。

不题兴哥做客之事。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，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，果然数月之内，目不窥户，足不下楼。光阴似箭，不觉残年将尽，家家户户，闹轰轰的暖火盆，放爆竹，吃合家欢耍子。三巧儿触景伤情，思想丈夫，这一夜好生凄楚！正合古人的四句诗，道是：“腊尽愁难尽，春归人未归。朝来嗔寂寞，不肯试新衣。”明日正月初一日，是个岁朝(阴历正月初一)。晴云、媛雪两个丫头，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。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，第一带临着大街，第二带方做卧室，三巧儿间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。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，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，分付推开窗子，把帘儿放下，三口儿在帘内观看。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！三巧儿道：“多少东行西走的人，偏没个卖卦(算命)先生在内。若有时，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。”晴云道：“今日是岁朝，人人要闲耍的，那个出来卖卦？”媛雪叫道：“娘，限在我



两个身上，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。”

到初四日早饭过后，煖雪下楼小解，忽听得街上咣咣的敲响。响的这件东西，唤做“报君知”，是瞎子卖卦的行头。煖雪等不及解完，慌忙栓了裤腰，跑出门外，叫住了瞎先生。拨转头，一口气跑上楼来，报知主母。三巧儿分付，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，讨他课钱。通陈（祷告，祷祝）过了，走下楼梯，听他剖断。那瞎先生占成一卦，问是何用。那时厨下两个婆娘，听得热闹，也都跑将来了，替主母传语道：“这卦是问行人的。”瞎先生道：“可是妻问夫么？”婆娘道：“正是。”先生道：“青龙治世，财爻（yáo，占卦中的一种卦象）发动。若是妻问夫，行人在半途，金帛千箱有，风波一点无。青龙属木，木旺于春，立春前后，已动身了。月尽月初，必然回家，更兼十分财采。”三巧儿叫买办（家仆中的买来人货）的，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，欢天喜地，上楼去了。真所谓“望梅止渴”、“画饼充饥”。

大凡人不做指望，到也不在心上，一做指望，便痴心妄想，时刻难过。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，一心只想丈夫回来，从此时常走向前楼，在帘内东张西望。直到二月初旬，椿树抽芽，不见些儿动静。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，愈加心慌，一日几遍，向外探望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遇着这个俊俏后生。正是：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这个俊俏后生是谁？原来不是本地，是徽州新安县人氏，姓陈名商，小名叫做大喜哥，后来改口呼为大郎。年方二十四岁，且是生得一表人物，虽胜不得宋玉、潘安（两人皆是古时有名的美男子），也不在两人之下。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，凑了二三千金本钱，来走襄阳贩余（chí，买进粮食）些米豆之类，每年常走一遍。他下处（下榻处、住处）自在城外，偶然这日进城来，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间个家信。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，因此经过。你道怎生打扮？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轿帽，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，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。三巧儿远远瞧见，只道是他丈夫回了，揭开帘子，定睛而看。陈大郎抬头，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，目不转睛的，只道心上欢喜了他，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。谁知两个都错认了。三巧儿见不是丈夫，羞得两颊通红，忙忙把窗儿拽转，跑在后楼，靠着床沿上坐地，兀（wù）自心头突突的跳一



个不住。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，早被妇人眼光摄上去了。回到下处，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，肚里想道：“家中妻子，虽是有些颜色（姿色），怎比得妇人一半。欲待通个情款，争奈无门可入。若得谋他一宿，就消花这些本钱，也不枉为人在世。”叹了几口气，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，有个卖珠子的薛婆，曾与他做过交易。这婆子能言快语，况且日逐串街走巷，那一家不认得，须是与他商议，定有道理。

这一夜番来覆去，勉强过了。次日起个清早，只推有事，讨些凉水梳洗，取了一百两银子，两大锭金子，急急的跑进城来。这叫做：欲求生受用，须下死工夫。陈大郎进城，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，去敲那薛婆的门。薛婆蓬着头，正在天井里拣珠子，听得敲门，一头收过珠包，一头问道：“是谁？”才听说出“徽州陈”三字，慌忙开门请进，道：“老身未曾梳洗，不敢为礼了。大官人起得好早。有何贵干？”陈大郎道：“特特而来，若迟时，怕不相遇。”薛婆道：“可是作成老身出脱（货物卖出）些珍珠首饰么？”陈大郎道：“珠子也要买了，还有大买卖作成你。”薛婆道：“老身除了这一行货，其余都不熟惯。”陈大郎道：“这里可说得话么？”薛婆便把大门关上，请他到小阁儿坐着，问道：“大官人有何分付？”大郎见四下无人，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，解开布包，摊在桌上，道：“这一百两白银，干娘收过了，方才敢说。”婆子不知高低，那里肯受。大郎道：“莫非嫌少？”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，也放在桌上，道：“这十两金子，一并奉纳。若干娘再不收时，便是故意推调了。今日是我来寻你，非是你来求我。只为这桩大买卖，不是老娘成不得，所以特地相求。便说做不成时，这金银你只管受用。终不然我又来取讨，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？我陈商不是恁（nèn，那样）般小样的人！”

看官，你说从来做牙婆（古代传统女性职业的一种，以贩卖胭脂、花粉等妇人用品为生，或中介绍买卖，负责中介大户人家选买宠妾、歌童、舞女，常为人买卖人口）的那个不贪钱钞？见了这般黄白之物（金银），如何不动火？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，便道：“大官人休得错怪，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，不明不白的钱财。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，老身权且留下，若是不能效劳，依旧奉纳。”说罢，将金锭放银包内，一齐包起，叫声：“老身大胆了。”拿向卧房中藏过，忙趲（xuē，走动、进入）出来，道：“大官人，



老身且不敢谢，你且说甚么买卖，用着老身之处？”大郎道：“急切要寻一件救命之宝，是处都无，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，待央干娘去借借。”婆子笑将起来道：“又是作怪！老身在这条巷住过二十多年，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。大官人你说，有宝的还是谁家？”大郎道：“敝乡里汪三朝奉典铺对门高楼子内是何人之宅？”婆子想了一回道：“这是本地蒋兴哥家里，他男子出外做客，一年多了，止有女眷在家。”大郎道：“我这救命之宝，正要问他女眷借借。”便把椅儿搬近了婆子身边，向他诉出心腹，如此如此。婆子听罢，连忙摇首道：“此事大难。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，不上四年，夫妻两个如鱼似水，寸步不离。如今没奈何出去了，这小娘子是不下楼，甚是贞节。因兴哥做人有些古怪，容易嗔嫌，老身辈从不曾上他的阶头。连这小娘子面长面短，老身还不认得，如何应承得此事？方才所赐，是老身薄福，受用不成了。”陈大郎听说，慌忙双膝跪下。婆子去扯他时，被他两手拿住衣袖，紧紧按定在椅上，动弹不得。口里说：“我陈商这条性命，都在干娘身上。你是必思量个妙计，作成我入马，救我残生。事成之日，再有白金百两相酬。若是推阻，即今便是个死。”慌得婆子没理会处，连声应道：“是，是，莫要折杀老身。大官人请起，老身有话讲。”陈大郎方才起身，拱手道：“有何妙策，作速见教。”薛婆道：“此事须从容图之，只要成就，莫论岁月。若是限时限日，老身决难奉命。”陈大郎道：“若果然成就，便迟几日何妨。只是计将安出？”薛婆道：“明日不可太早，不可太迟，早饭后，相约在汪三朝奉典铺中相会。大官人可多带银两，只说与老身做买卖，其间自有道理。若是老身这两只脚跨进得蒋家门时，便是大官人的造化。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，莫在他门首盘桓，被人识破，误了大事。讨得三分机会，老身自来回复。”陈大郎道：“谨依尊命。”唱了个肥喏（躬身应许，答应），欣然开门而去。正是：未曾灭项兴刘，先见筑坛拜将。

当日无话。到次日，陈大郎穿了一身齐整衣服，取上三四百两银子，放在个大皮匣内，唤小郎背着，跟随到大市街汪家典铺来。瞧见对门楼窗紧闭，料是妇人不在，便与管典的拱了手，讨个木凳儿坐在门前，向东而望。不多时，只见薛婆抱着一个篾（miè，竹蔑劈的细丝）丝箱



儿来了。陈大郎唤住，问道：“箱内何物？”薛婆道：“珠宝首饰，大官人可用么？”大郎道：“我正要买。”薛婆进了典铺，与管典的相见了，叫声咕噪，便把箱儿打开。内中有十来包珠子，又有几个小匣儿，都盛着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，奇巧动人，光灿夺目。陈大郎拣几吊极粗极亩的珠子，和那些簪珥之类做一堆儿放着，道：“这些我都要了。”婆子便把眼儿瞅着，说道：“大官人要用时尽用，只怕不肯出这样大价钱。”陈大郎已自会意，开了皮匣，把这些银两白华华的，摊做一台，高声的叫道：“有这些银子，难道买你的货不起？”此时邻舍闲汉已自走过七八个人，在铺前站着看了。婆子道：“老身取笑，岂敢小觑(qù, 偷偷地看)大官人。这银两须要仔细，请收过了，只要还得价钱公道便好。”两下一边的讨价多，一边的还钱少，差得天高地远。那讨价的一口不移，这里陈大郎拿着东西，又不放手，又不增添，故意走出屋檐，件件的翻覆认看，言真道假，弹斤估两的在日光中炫耀。惹得一市人都来观看，不住声的有人喝采。婆子乱嚷道：“买便买，不买便罢，只管担搁人则甚？”陈大郎道：“怎么不买？”两个又论了一番价。正是：只因酬价争钱口，惊动如花似玉人。

王三巧儿听得对门喧嚷，不觉移步前楼，推窗偷看，只见珠光闪烁，宝色辉煌，甚是可爱。又见婆子与客人争价不定，便分付丫鬟去唤那婆子，借他东西看看。晴云领命，走过街去，把薛婆衣袂(mèi)一扯，道：“我家娘请你。”婆子故意问道：“是谁家？”晴云道：“对门蒋家。”婆子把珍珠之类劈手夺将过来，忙忙的包了，道：“老身没有许多空闲与你歪缠！”陈大郎道：“再添些卖了罢。”婆子道：“不卖，不卖。像你这样价钱，老身卖去多时了。”一头说，一头放入箱儿里，依先关锁了，抱着便走。晴云道：“我替你老人家拿罢。”婆子道：“不消。”头也不回，径到对门去了。陈大郎心中暗喜，也收拾银两，别了管典的，自回下处。正是：眼望捷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

晴云引薛婆上楼，与三巧儿相见了。婆子看那妇人，心下想道：“真天人也，怪不得陈大郎心迷。若我做男子，也要浑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老身久闻大娘贤慧，但恨无缘拜识。”三巧儿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尊姓？”婆子道：“老身姓薛，只在这里东巷住，与大娘也是个邻里。”三巧儿



道：“你方才这些东西，如何不卖？”婆子笑道：“若不卖时，老身又拿出来怎的？只笑那下路客人，空自一表人才，不识货物。”说罢便去开了箱儿，取出几件簪珥(zān'ěr古代发饰、耳饰的一种)，递与那妇人看，叫道：“大娘，你道这样首饰，便工钱也费多少。他们还得忒不像样，教老身在主人家面前，如何告得许多消乏？”又把几串珠子提将起来道：“这般头号的货，他们还做梦哩。”三巧儿问了他讨价、还价，便道：“真个亏你些儿。”婆子道：“还是大家宝眷，见多识广，比男子汉眼力到胜十倍。”三巧儿唤丫鬟看茶，婆子道：“不扰茶了。老身有件要紧的事，欲往西街走走，遇着这个客人，缠了多时，正是：‘买卖不成，担误工程。’这箱儿连锁放在这里，权烦太娘收拾。老身暂去，少停就来。”说罢便走。三巧儿叫晴云送他下楼，出门向西去了。

三巧儿心上爱了这几件东西，专等婆子到来酬价，一连五日不至。到第六日午后，忽然下一场大雨。雨声未绝，砰砰的敲门声响。三巧儿唤丫鬟开看，只见薛婆衣衫半湿，提个破伞进来，口儿道：“晴干不肯走，直待雨淋头。把伞儿放在楼梯边，走上楼来万福道：‘大娘，前晚失信了。’”三巧儿慌忙答礼道：“这几日在那里去了？”婆子道：“小女托赖，新添了个外甥。老身去看看，留住了几日，今早方回。半路上下起雨来，在一个相识人家借得把伞，又是破的，却不是晦气。”三巧儿道：“你老人家几个儿女？”婆子道：“只一个儿子，完婚过了。女儿到有四个，这是我第四个了，嫁与徽州朱八朝奉(对士人的尊称)做偏房，就在这北门外开盐店的。”三巧儿道：“你老人家女儿多，不把来当事了。本乡本土少什么一夫一妇的，怎舍得与异乡人做小？”婆子道：“大娘不知，到是异乡人有情怀，虽则偏房，他大娘子只在家里，小女自在店中，呼奴使婢，一般受用。老身每遍去时，他当个尊长看待，更不怠慢。如今养了个儿子，愈加好了。”三巧儿道：“也是你老人家造化，嫁得着。”说罢，恰好晴云讨茶上来，两个吃了。

婆子道：“今日雨天没事，老身大胆，敢求大娘的首饰一看，看些巧样儿在肚里也好。”三巧儿道：“也只是平常生活，你老人家莫笑话。”就取一把钥匙，开了箱笼，陆续搬出许多钗(chāi)、钿(diàn)、络络(yīngluò，皆为女子首饰)之类。薛婆看了，夸美不尽，道：“大娘有恁般珍